

风流儒雅俊书生
妖媚娇娆九尾狐
光怪陆离人妖恋
羡煞多少凡胎骨

五更的爱



系列丛书

醉月山人 著
李 景 整理

狐狸缘

北方文艺出版社

五更的爱系列丛书

醉月山人 著 李景 整理

狐狸缘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李金慧

装帧设计:姜 录

责任印制:宗荣先

五更的爱系列丛书

狐 狸 缘

Huli Yuan

醉月山人 著

李 景 整理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 10.75·插页 4·字数 285 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0979-1/I·963 定价:15.80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阿城市通城街)

目 录

狐 狸 缘

第 一 回

周太史隐居归仙阙 贤公子祭扫遇妖狐 1

第 二 回

玉面狐幻化胡小姐 痴公子书室候佳期 7

第 三 回

玉面狐采阳补阴 周公子贪欢致病 16

第 四 回

玉面狐兴心食童男 小延寿摘果妖丧命 24

第 五 回

李苍头忠心劝幼主 周公子计瞒老家人 35

第 六 回

众佃户拙计捕妖狐 老苍头收埋寿儿骨 40

第 七 回

痴公子怒叱苍头 众庄丁定计擒妖 48

第 八 回

妖狐吐丹唬庄汉 书斋媚语探周生 54

第 九 回

老苍头抢枪打妖狐 化天桥欲瞒众庄客 60

第 十 回

磋砣洞众狐定计 老苍头延师治妖 65

第十一回

迎喜观王道捉妖 青石山妖狐斗法…………… 73

第十二回

半仙周府粘灵符 众狐荆抽王道人…………… 79

第十三回

王老道回观邀众友 苍头书斋搭经台…………… 87

第十四回

群狐大闹撕神像 老祖令召吕真人…………… 94

第十五回

吕祖金丹救周信 群妖法台见真人…………… 98

第十六回

法台上吕祖劝妖狐 半虚空真人斗道法…………… 107

第十七回

吕真人净室请天兵 托天王兵临青石山…………… 114

第十八回

天兵大战众妖狐 识天机云凤归山…………… 119

第十九回

青石山众妖遭焚 玉面狐变蚊脱罩…………… 126

第二十回

天将妖狐斗变化 神鹰仙犬把妖擒…………… 132

第二十一回

太平庄真人审妖 李天王回归金阙…………… 139

第二十二回

运元机重生小延寿 怜物命饶放玉面狐…………… 148

鸳鸯梦

第一回

灵隐寺禅僧贻宝训 芋萝山蝴蝶作冰人 161

第二回

华柔玉命题亲考试 蒋青岩出像拟娇娆 172

第三回

认姑娘中堂叙旧 因表侄东院留宾 182

第四回

楼下潜身听私语 灯前遣闷谱琵琶 192

第五回

假女婿成真女婿 恶姻缘变好姻缘 202

第六回

小姐防嫌托心腹 韩香缝绽换诗词 213

第七回

拂权臣竟遭枉祸 嘱佳婿同上长安 223

第八回

李半仙灯下说因由 蒋青岩途中遇神骗 233

第九回

赠寒衣义女偷情 看花灯佳人密约 244

第十回

蒋青岩坚辞坦腹 袁太守强赘乘龙 257

第十一回

柳碧烟扫雪吟诗 蒋青岩挑灯说誓 268

第十二回

李半仙把酒谈朝政 杨越公扶病受佳人 280

第十三回

三才子同登鼎甲 众佳人共赏荷花 291

第十四回

泥金报三捷临门 绡春楼双珠入手 302

第十五回

华小姐催赴扬州约 袁太守重赘状元郎 314

第十六回

六美共归金马客 三贤同隐苧萝山 325

第一回

周太史隐居归仙阙 贤公子祭扫遇妖狐

话说此书乃青石山一段故事。细考此山形势，原在浙西宁波县城外，乃是个清静地方。四面远近虽有些村庄，较那居民稠密、城郭繁华之处，别有一种明秀幽雅气象。因此便引动一位告退的官宦。

此人姓周，名斌，字艺全。年将花甲，夫人已故。膝下只有一子，名唤信，号鸿年，年方十八。生得聪明文秀，体态风流。又有一仆，姓李名忠，因他上了年纪，都以老苍头称之。生有一子，名唤延寿，年方十二，亦在周府伺候公子。

这周太史原籍乃金陵人氏，因慕宁波青石山玉润珠肥、山清水秀，便将家眷移在宁波城外太平庄居住，以娱桑榆晚景。自移居之后，即将宦囊置买田宅铺户，以图久远之计。迁来一载有余，周公忽染重病，公子侍奉汤药，日夜勤劳，谁知百方调治，总未痊愈。

周公自知阳寿不永，大限难免，便对公子说道：“我当初移居至此，原为博览此地山川美景，今乃天禄不永！有限时光，大概有愿难遂。我死之后，你须完我之志，葬於青石山侧，我愿足矣！”言讫瞑目，溘然而逝。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公子见父已终，恸哭不止。苍头苦劝，依礼成殓。丧事已毕，公子遵父遗言，葬於青石山深林茂树之间。

公子在家守孝。光阴迅速，不觉过了秋冬，又到清明节令。公子即吩咐苍头买办礼物，好到坟前祭祀。

老苍头将物件备妥，公子即更了一身新素服，牵出坐骥，来到太平庄外。

这太平庄虽属青石山的地界，却在坟墓之南，离茔地尚有数里之遥。公子乘马，老苍头与延寿相随在后。此时正是二月上旬，天气不寒不暖，但见花红似锦，柳绿含烟，一路美景令人欣赏。主仆三人缓缓而行，直奔青石山的路径而来。

从来说深山古洞多住妖魔。这座青石山，虽非三岛五岳之比，亦是浙西省内一个绝妙的境界。真是高通霄汉的奇峰，横锁烟霞之峻岭。

此山有一磋砑古洞，因无修行养性的真人居住，洞内便孽生许多妖狐。有一只为首的乃是九尾元狐，群妖称她作玉面仙姑。大凡狐之皮毛，都是花斑遍体，白质黑章。取其皮，用刀裁碎，便作各色的皮裘。惟独元狐，通身一色皆黑，如同熏染貂皮一般，故其价最昂贵。这磋砑洞九尾元狐就是黑色，股生九节尾，乃是九千余年的道行。将及万载，黑将变白，因先从面上变起，故名曰玉面。

却说这玉面仙姑，因修炼得有些道术，专在外访那有名的妖魔精怪，或找在一处，讲些修炼工夫；或访来结作姊妹来往。时常变化美女，在外闲游。她有两个最好的干姐妹，修的亦有千年道行。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山东，她们三人最是知心，不是你来，就是她往。

这日清明佳节，春光明媚，群狐都动了那素日收敛的春心，强挣扎的野性。一个个言语颠狂，情思迷离，便勾起玉面狐的一团火性。她心中暗想，同类者当此春深，尽都神情

显露，我在洞中，倒觉不便。

这九尾狐乃是一洞之主，她见群狐修炼的工夫与往日不同，也并不规劝提醒，倒勾起她的游荡之心，难以按纳，便欲幻化人形，到洞外去消遣。即便吩咐群狐，看守洞内，慢慢地走了出来，变绝色女子下了山径。

也是她的劫数应然，她见外边花香柳媚，万紫千红，蝶舞蜂飞，鸟声啾啾，不由得就动贪恋红尘之心，更觉迷乱本性：情思缠绵，呆邪杏眼。

正在思春之际，忽听马蹄响动，抬头顺着声音一望，远远的见有主仆三人：一个年少的乘马，后有一老一少，担笼执盒，缓缓相随。玉狐知是祭扫坟茔的。细看马上书生，别有一番景象，与那些山野农夫，田园俗子大不相同。她便隐住身形，偷看他主仆三人行路的形景。有赞为证：

山背后，狐精偷眼看，只见那主仆三人走荒郊。

后面仆人分老少，马上的郎君比女子姣。美丰姿，貌端庄。地格圆，天庭饱。鼻方正，梁骨高。清而秀，一对眉毛。相衬那如漆的眸子，更代着两耳垂稍。先天足，根基妙；看后天，栽培好。似傅粉，颜色姣，那一团足壮的精神在皮肉里包。青簇簇，方巾小，青带儿，在脑后飘，紧紧的把头皮儿罩。顶门上嵌一块无瑕美玉，吐放光毫。玉色蓝，素罗袍，青圆领，在上面罩。系一条灰色绦，打扮得，淡而不艳，素里藏娇。方头靴，时样好，端正正把金镫挑。细篆底，用毡包，粉溶溶无点尘泥，不厚也不薄。提丝缰，举鞭稍，指甲长，天然俏，银合马，把素尾摇，稳坐在，马鞍桥。一步步，不紧不慢，走得逍遥。二

仆人，跟着跑。一个老，一个少。老年人弯着腰，挎了个纸钱包，为利便，把衣襟儿吊，虽然是步下跑，汗淋漓，偏带笑，抖精神，不服老，走得他吁吁带喘汗透了上黄袍。小儿童，多轻妙，抖机灵，颠又跑，称顽皮，蹿又跳，肩头上，把祭礼挑。他还学那惯挑担子的人儿叉着那腰。主仆三人来祭扫，想不到九尾元狐默地里偷瞧。

且说周公子主仆三人，不多一时早到了那阴宅门首。这些守墓的园丁，已在那里迎接伺候，将公子搀下坐骥，将马系在树上，便让主仆三人到房内，吃茶净面已毕，然后转到阴宅，陈设祭品，供在石桌之上。老苍头划了纸钱，推上金银裸子。公子跪倒拜墓，用火将纸焚化，不禁两泪交流。思念先人，癖好山水，一旦天禄不永，故于此处，甚觉可惨可悲，不由愈哭愈恸。苍头与园丁劝解须时，方止住悲声。站起身来，还是抽抽咽咽，向坟头发怔。众人见公子如此，急忙劝往阳宅而去。

谁知这里玉面狐将公子看了个意满心足，乃自忖道：“瞧这公子，不惟相貌超群，而且更兼纯孝。大约是珠玑满腹，五内玲珑，日后必然名登金榜，为国栋梁。况且，年少英华，定是精神百倍。目如秋水，脸似银盆，足见元阳充足。”

这妖狐正看到性至精微之际，主仆与园丁已从面前过去。犹自二目痴呆，直看着公子步入阳宅方转睛。自己叹道：

“我自居此洞，也时常出来消遣散闷，虽然也见些人物，不是精神暗昧，便是气浊志昏，哪有这出类拔萃之品，温雅齐全之士？倘若与这样的人结成恩爱，必定是惜玉怜香。”

妖狐想至此处，不禁跃然而动，心旌摇摇，淫情汲汲，遂

将数千年修炼之功，一旦付之东洋大海，安心要引诱周信。

你看她做出千般袅娜，万种风流，竟往园中等候。

大约这周公子与妖狐合该前生有一段姻缘事不可解，偏偏周信用饭之后，见天时尚早，又兼爱慕青石山的景致，他便独自一人，步入阴宅后面园内闲玩。但见起造的月牙河石桥，似玉修理的玲珑塔，远映明堂；一带长溪，四围环绕；两旁大树，柳绿松青。树前列石人石马，坟后靠峻岭青山。东有来龙应风水，南风吹送野花香，石碑楼镇西来白虎，内有碑铭，字文俱佳。北有瀑布清泉，水响音清，芳草遍绿。遥看峰峦耸翠，云影徘徊，远黛含烟，树木密密，真是天然入画，景致非常。

公子游玩多时，顺步行来，忽见太湖石旁恍惚有人弄影。紧走几步，仔细一看，乃是个绝色女子。公子一见，不觉吃了一惊，以为深山穷谷，乃有如此佳人，真乃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何以见之，有赞为证：

周公子，宁神仔细观，真个是丽丽娉婷女娇娥。
好风流，真俊俏：鬓儿蓬，乌云儿绕，元宝式，把两头翘；双凤钗，金丝绕，排珠翠，带昭君套，对金龙，在左右靠，正中间嵌一块明珠放光毫。碧玉环，坠耳稍。远黛含，新月晓，又宜嗔，又宜笑，黑白分，明星照，水灵灵好一双杏眼，细弯弯似柳叶的眉毛。截筒般，双孔小，如悬胆，正且高，相衬那有棱角涂朱似的小樱桃。榴红衫，花样巧，三山式，把罗裙儿罩。云肩佩，穗子飘。春日暖，翠袖薄，纤纤玉指把春扇轻摇。体轻盈，千般妙，迎风舞，杨柳腰。步相沉，金莲小，就是那巧笔丹青难

画也难描。变化得，神形巧，仙家术，天然的妙。一任你慧目灵心，也难辨她是个狐妖。

却说周公子看罢妖狐，不觉心猿动转，便生怜爱之情。这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不知周信与玉面狐如何接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玉面狐幻化胡小姐 痴公子书室候佳期

词曰：

天上鸟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许多是非成败。祸福由人取，信邪反正堪哀。少年遇色须戒哉，有过切勿惮改。

话说周公子正自散闷，以解余悲，不期偶然遇一个美人，立在太湖石侧，手执纨扇，意静神遐，若有所思的样儿。看来真是翻若惊鸿，宛若游龙，又搭着这有情有趣的时光，无垢无尘的境界，越显得佳人体态风流。

当此之际，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便情不自禁。而况周公子正在英年，才情无限，知识已开，未免有嘲风弄月之襟怀，惹草拈花的心性。

他便笑吟吟理正衣冠，紧行几步，来至玉狐切近，深深打了一躬，说道：

“荒园小榭，唐突西施，幸蒙青睞，草木增光。甚愧点不堪玷辱佳人赏鉴。”

玉狐闻言，故作吃惊之态，羞怯之形，用春扇遮面，将身倒退两步，方启朱唇，低声笑道：

“奴家偶尔绣慵，偷闲出户，贪看姣花嫩柳，不觉信步行来，得入芳园，眺览美景，幸遇主人，有失回避。今蒙不施叱逐，为幸多矣。”

说罢，站在一旁，用杏眼偷看周生。

公子听她言语典雅，倍加爱慕，故意问道：

“小娘子闲步至此，宝宅定离不远。不然，何以不带梅香，孤身来到敝园之内？请问府上贵姓？尊大人何居？小姐芳名？望赐指示，改日好到宅拜见尊翁，稍尽邻里之谊”。

玉狐见周生说话亲切，便知其心已动，乃含笑答道：

“萍水相逢，何敢劳公子拜访？奴家姓胡，小字芸香，原籍乃淮南人氏。自去岁投亲不遇，移居此处，至今不过半载有余。家翁早已去世，现在只有孀居老母，相依度日。今日纱窗刺绣，困倦忽生，丫环午睡正浓，未肯唤醒，令伊等相伴，故自身出外散闷。今乃得遇公子，实是三生有幸。又蒙俯问，足见长厚多情。公子坟墓在此，一定常来。奴家从此倒要不避嫌疑，求公子照顾护佑。则孤弱母女，感激多矣。”

这妖狐故逞媚人之术，真是莺声燕语，嘤嘤可听。公子又闻这一派言词，更兼妖狐作出许多情态，就像把三魂被她摄去一般，并不详细究问，便把一片虚言当作真事，心内反怜她母女孤单。又贪恋佳人模样，不由得便落在妖狐术内。因忙答道：

“小姐既系此处邻居，日后未免常来搅扰。适才所言，足徵雅爱，幸蒙不弃，小生敢不惟命。”

此时周生已是意难拴，无奈不敢冒昧。因又言道：

“小姐立谈多会，未免玉体劳烦。现在我园小轩颇静，请停息片刻，待小生献茶，聊表微意，望小姐见允才好。”

此时妖狐虽欲与周生相鬬，又恐有人撞见，查出她的破绽来。乃含笑答道：

“公子情谊，奴家心领。奈奴出门多时，恐老母呼唤不便。

速速回去，庶免高堂致问。”

周公子听罢，心不自主，心知难以相强，遂带出些许留恋不舍之形。玉狐参透其意，故意为难多会，方说道：

“既蒙公子不弃，奴家应该听从。无奈此时有许多不便，故不能遂相公之意。果然相公不鄙寒微，诚心相待，请暂且回府。至晚遣开贵介，在书斋坐候，俟初更之际，奴家侍奉老母，小声与丫环等说明，使瞒老母一人，那时情愿不辞奔波，往相公书斋一会，以作倾夜之谈，岂不胜此一时眷恋乎！”

周生尚要再言，只见玉狐已款动金莲，慢舒玉腕，向公子深深道个万福，故意连头不回，竟自去了。

但凡人要遇见美色，迷了心壳，便把情理二字不能思想。比如日下，一个闺中民女，黑夜之间独自一人，焉能奔驰五六里荒郊道路，至别人家叙谈？况在此初逢，并没言过门户方向，深宅大院，找到书斋，世界上哪有这等情理？总而言之，人若入了死心眼的道路，就有人指示投明弃暗之路，再也不肯回头。此乃人之懵懂着迷者所不能免的。

周公子一味被玉狐惑乱，迷住心性，并不细详有此情理没有，眼望着妖狐去后，他便急忙回到阳宅，催苍头叫园丁收拾祭器，备马归家。你看他一边行走，一边思念今日奇缘，实为得意，恨不能一刻至家，打扫书斋，候胡小姐到来，好与她结成恩爱。想至此间，不觉喜形於色。复又暗想，她乃娇弱美女，三寸凌波，夜晚更深，恐不能行走。念及至此，不觉又是发闷。

从来书呆子做事，多露马脚。这老苍头乃是心细之人，见公子回归匆促，在马上又这般形景，未免有些疑心。便暗中低声说道：

“延寿儿，你看咱公子来时，祭扫坟茔何等悲泣！你可知他在阴宅遇何事故，回头反这等喜悦？”

延寿乃轻轻答道：

“适才坟上祭奠已毕，我见园内桃花开得甚好，欲到树上去折一枝。走至树旁，刚要下手，忽听有人细语。猛一抬头，见咱公子与一个极俊的姑娘在太湖石旁边说话呢。哎哟！他们两人真是说得有来有去的。到后来，咱公子作揖，那姑娘也答拜，闹了好大工夫。想是咱公子说话烦琐，见那姑娘竟一溜烟似地走了。剩下咱公子，发了半天愣怔，方回身出离园内。我见到了阳宅，便吩咐速速备马。也不知他们两个有甚么缘故。我恐叫他两人看见不便，连花也未折，便忙忙收拾起身来了。想这光景，咱公子必是与那姑娘拌了嘴，那姑娘赌气回去。不然就是和那姑娘题诗论文，叫那姑娘考短了。便是考短了，那姑娘不悦，咱公子也就没趣咧！大约是为这事，在马上又喜悦，又发闷的。”

苍头听延寿一片话，不觉吃了一惊，说：“此事有些奇怪。现在此处半是荒冢，并无多少住宅。纵有两家守墓的家眷，不是形容丑陋，便是相貌平常，何曾见有绝色姿容、知书识字之女？况且村上妇女，一见生人，早躲得无踪无影，慢说题诗讲文，就是说话尚不知从何处先言，焉能有惊动咱家相公的？即或有之，也不能在人家园内与年少书生攀谈多时、款诉衷情之理。”

这老苍头乃是周宅上辈的老家人，周宅之事无一不知。修墓之际，皆他分派，所以这坟地四面居民，未有不晓得的。如今听了延寿儿的言词，满腹猜疑，再也想不出是谁家的女子。一路随着公子前行，也不敢致问。只见公子骑马紧走，已到